

DUIWAI HANYU YANJIU

对外汉语研究

第三期

上海师范大学《对外汉语研究》编委会 编

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对外汉语研究

第三期

上海师范大学

《对外汉语研究》编委会 编

商务印书馆

2007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对外汉语研究. 第三期/上海师范大学《对外汉语研究》编委会编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07

(语言学期刊方阵)

ISBN 978-7-100-05441-6

I. 对... II. 上... III. 对外汉语教学—教学研究—文集
IV. H19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9375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DUÌWÀI HÀNYǔ YANJIÚ

对外汉语研究

(第三期)

上海师范大学《对外汉语研究》编委会 编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05441-6

2007年10月第1版

开本 787×1092 1/16

200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11 1/2

定价: 19.00 元

《对外汉语研究》编委会

名誉主编：张 斌

主 编：齐沪扬

编委会成员(按音序排列)：

陈昌来 崔希亮 范开泰 范 晓 古川裕(日本)

李宇明 陆俭明 孟柱亿(韩国) 潘文国

齐沪扬 邵敬敏 沈家煊 石定栩(中国香港)

史有为(日本) 吴为善 信世昌(中国台湾)

张谊生 赵金铭

本期执行编委：齐沪扬 陈昌来

本期执行编辑：姚占龙

目 录

汉语本体研究

- 论处置结构的新发展——“拿”的语法化及其功能 石毓智(1)
- 生成语法的“语类”与传统语法的“词类”比较研究 徐 杰(16)
- 从《老乞大》看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变迁 增野仁(32)
- 说“倒” 温锁林 王 倩(43)
- “N₁的 N₂”与“N₁N₂”内部语义关系辨析 徐阳春 钱书新(55)
- AB式双音节形容词 AABB 重叠式的语义语用考察 李守纪(66)
- 汉语中动句和作格化 杨永忠(74)
- 单音节动词重叠研究综述 胡孝斌(86)

对外汉语教学研究

- 汉语话题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 范开泰(97)
- 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教学必须重视书面语教学 陆俭明(109)
- 教材编写中的国别问题 刘颂浩(114)
- 对外汉语群体教学的信息线索分析 徐子亮(124)
- 写技能训练中的批改和讲评 刘元满(132)
- 对韩商务汉语教材建设问题的思考 曹秀玲(140)
- 现代汉语“逐渐”与“渐渐”的比较分析 任海波(148)
- 日本人汉语语音偏误检测 聂 丹(159)
- 戈鲲化与早期美国汉语教学 施正宇(170)
- 首届中国语言学期刊主编论坛在绍兴举行 (131)
- 《对外汉语研究》征稿启事 (179)

论处置结构的新发展 ——“拿”的语法化及其功能

石毓智

摘要：本文通过大量的调查来揭示处置结构在现代汉语中的最新发展。调查发现，“拿”已经发展出多种处置用法，而其各种用法的语法化程度高低不一，有的已经高度语法化了，而有些还处于语法化的初始阶段，仍然保留着较强的动词性。“拿”的处置用法一方面与“把”多处交叉，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功能。它的这一用法发展迅速，是汉语语法走向未来最值得关注的变化之一。

关键词：拿；把；语法化；处置结构；连动结构

一 引言

语法系统具有很高的稳定性，但是它不会停留在一种状态，而是始终处于变化之中。一部语法的演化史如同一条历史长河，现代汉语的语法系统是语言长期发展的结果，同时也是走向未来的一个片断。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语言，不仅要追溯它的过去，还要展望它的未来。只有用动态的、系统的观点看问题，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语言发展的轨迹和共时语法系统的特点。

处置式是汉语语法过去一千多年来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，也是现代汉语最重要的语法格式之一。该格式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着两个标记——“将”和“把”，到了现代汉语则只有“把”一个，“将”只保留在书面语中。关于处置式的研究，人们的注意力几乎都在“将”和“把”所标记的结构上。然而过去一二百年来，处置结构的标记和功能发生了重要变化，主要表现在“拿”的语法化上。我们发现，在标记处置式上，“拿”不仅在许多地方可以替代“把”的作用，而且也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处置用法。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的语法论著，都没有论及“拿”的标记处置结构的用法，只在一些工具书中简单提到它的这一用法（如吕叔湘主编 1984；侯学超 2003 等）。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弥补这一研究上的空白，同时可以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。

现代汉语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,上限在哪并不是绝对的。一个语法化的过程通常要经过很多世纪,长者甚至上千年。本文的考察范围则取十八世纪的《红楼梦》到当代汉语,重点则在当代汉语。我们对这期间的300余万字的口语作品进行了全面的调查,力求客观、全面地反映“拿”新发展出的处置用法。

语法化的一个特点是它的“叠加性(layering)”(Hopper & Traugott 1993: 124-6),即它的新旧用法长期共存,语法化的结果(标记或者结构)和其赖以产生的句法环境和平相处多个世纪。据此,我们可以根据同时代材料,来确立语法标记产生的句法环境。

二 “把”字处置式的语法特性

要了解“拿”向处置式的发展,首先应该弄清楚“把”字处置式的语法特点。“把”字处置式有两个最重要的语法特点(丁声树等 1961;朱德熙 1982;吕叔湘等 1984):

(一)“把”所带的受事名词总是有定的,光杆名词则被自动赋予一个有定特征,也可以加上有定性的修饰语;但是无定名词则不能进入把字句。例如:

(1)请来大夫了。

把大夫请来了。

把那位大夫请来了。

请来了一位大夫。

*把一位大夫请来了。

做宾语的“大夫”是无定的,而它由“把”引入时则变成有定的。“把”所引入的有定性成分还可以受“这”、“那”等词语修饰。“一位大夫”是无定的,只能做宾语,而不能用于把字结构。

(二)把字处置式的谓语一般是复杂的,它们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变换为动宾式。例如:

(2)把书放到了书架上。→*放书到书架上。

把车开快一点。→*开快一点车。

把我听糊涂了。→*听糊涂了我。

处置式的抽象语法格式为:“把 + NP + VP”,其中的NP是VP的受事。“把”虽然来自普通动词,但是现在已经是一个高度语法化的成分,不仅失去了动作意义,而且也丧失了动词的主要特征,比如不能加体标记“了、着、过”或者趋向动词,不能重叠等。把字处置式是一个结合紧密的稳定的语法格式,“把 + NP”和VP之间不能有任何停顿。

为了帮助读者理解“拿”新发展出来的处置用法,下面简单介绍“把”的几个有关的主要用法^①。

1. 表示处置、致使。

(3) 把信交了。 把房间收拾一下。

把嗓子喊哑了。 把鞋都走破了。

2. 表示认同、充当、转化,主要动词之后有另一受事名词。

(4) 把他当做自己人。 把老师的话当做金科玉律。

把我当成小王。 把家里当宾馆。

3. 表示给予,该结构中的“把”后的名词与动词后的名词是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关系。

(5) 把钢笔还你。 把这件事告诉他。

把这本书带给小王。 把全部材料送给校方。

4. 表示对待、方法,多用于否定句。

(6) 他能把你怎么样? 我把他没办法。

三 “拿”语法化的语义基础和句法环境

一个词汇向某一特定的语法范畴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,它要满足两个条件:(一)合适的语义基础和(二)适宜的句法环境。“拿”与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两个处置式标记“把”和“将”的动词意义一样,都是表示“用手抓、持、握某一物体”,因此可以认为“拿”也具备向处置式标记发展的语义基础。然而语法标记并不是简单的词义引申问题,它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句法环境。向处置式发展的合适句法环境应该是,作为动词“拿”所带的宾语同时也是紧随其后的另一个动词的受事。在这种句法环境中,“拿 + NP”与其后的 VP 之间关系疏松,没有语法上的相互制约关系,可以是两个独立的小句,也可以是表示前后两个相继动作的连动结构。下面分别举例加以说明。

(一)“拿 + NP”与其后的 VP 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小句。例如:

(7) 宝玉便伸手先将“又副册”厨开了,拿出一本册来,揭开一看,只见这首页上画着一幅画,(《红楼梦》五回)

(8) 因拿起骰子来,狠命一掷,一个作定了五,那一个乱转。(《红楼梦》二十回)

(9) 正在那里想时,只见宝蟾推进门来,拿着一个盒子,笑嘻嘻放在桌上。(《红

^① 下述分类和用例主要是根据吕叔湘等(1984)和侯学超(2003)。

《红楼梦》九十回)

(10)小顺子放下茶壶,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瓜子,打开,放在方桌上的一个铁盘里。(曹禺《日出》)

(11)发现午饭时间到了,各自拿出碗,用开水冲刷。(王朔、冯小刚《编辑部的故事》)

(12)有一回师傅本人干脆抛下画笔,拿出那架跟随他多年的马头形小竖琴,亲自弹奏起来。(蒋子龙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)

(13)吴老板乐呵呵地从皮包里拿出两盒再造金丹来,放到桌面儿上。(陈建功、赵大年《皇城根》)

(14)拿过一张晚报,没事人儿似地翻来翻去。(陈建功、赵大年《皇城根》)

上述用例中的有关两个小句之间的语义结构与处置式的很相似,如果不考虑“拿”这个具体动作,大都可以改写成把字结构而基本保持原意不变。比如例(7)的“拿出一本册来,揭开一看”可以说成“把册子揭开一看”,例(8)的“因拿起骰子来,狠命一掷”可以说成是“把骰子狠命一掷”。余类推。

(二)“拿+NP”与其后的VP构成一个结合比较紧密的连动结构。其中的“拿”是一个普通的动词,常带趋向动词、体标记“着”或者“了”,下面分别举例加以说明。

A.“(拿+V 趋向+NP)+VP”或者“(拿+NP+V 趋向)+VP”。例如:

(15)胡四进门后四面望望,拿出手帕掩住鼻子。(曹禺《日出》)

(16)红花走到床边拿起孝帽子看着。(郭宝昌《大宅门》)

(17)牛大姐从包里拿出自制的椅子垫儿铺上,舒坦地坐下。(王朔、冯小刚《编辑部的故事》)

(18)从刘思佳手里拿过起诉书又交给了叶芳。(蒋子龙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)

(19)颖轩拿过《医案》顺手翻开一篇。(郭宝昌《大宅门》)

(20)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来读。(王小波《未来世界》)

在唐宋时期,“将”和“把”向处置式标记语法化的环境,也是常有趋向动词搭配出现,如下面的例(21)所示。道理很明显,施事者要对某物或者人进行“处置”,通常需要用手把它移至合适的位置,即处置往往涉及物体的位移,这一点就是以其中的趋向动词来表示。由于受其语法化环境的影响,即使“将”和“把”已经语法化为处置式的标记之后,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趋向动词相伴,如下面的例(22)所示。关于“将”和“把”的语法化的环境,我们已有专文进行了详细讨论,这里不再赘述。

(21)马和尚在一处坐,让和尚将砖去面前石上磨。(《祖堂集·怀让和尚》)

(22)将俺这有儿夫的媳妇来欺骗。(《关汉卿戏曲集·望江亭中秋切鲙旦》)

B. (拿+着+NP)+VP。“拿着”强调一个伴随的动作,即表示“用手握住某一物体的同时进行另外一个动作”。例如:

(23)见了黛玉正在那里拿着一本书看。(《红楼梦》八十五回)

(24)想到此际,脸红心热,拿着针不知戳到那里去了。(《红楼梦》八十二回)

(25)却说宝玉送了王夫人去后,正拿着《秋水》一篇在那里细玩。(《红楼梦》一一八回)

(26)手里拿着一本册子揭着看。(《红楼梦》一二〇回)

(27)错不了啦,便拿着唱片到小单元里来找老爷子核对。(陈建功、赵大年《皇城根》)

(28)申大人拿着景琦写的扇面儿欣赏。(郭宝昌《大宅门》)

有时候“着”不再表示动作的持续,“拿”的动作性也不强,此时就十分接近处置用法。例如:

(29)只见翠墨进来,手里拿着一副花笺送与他。(《红楼梦》三十七回)

(30)及至见了面,也罢了,依旧拿着老爷太太心爱的东西赏他。(《红楼梦》四十六回)

C. (拿+了+NP)+VP。在这个结构中,“拿了”与其后的VP代表两个前后相继的动作,有时候还有趋向动词出现。例如:

(31)到了午后,宝玉睡了中觉起来,甚觉无聊,随手拿了一本书看。(《红楼梦》八十一回)

(32)方跪下,玉大人拿了失单交下来。(《老残游记》五回)

(33)祥子本不吸烟,这次好似不能拒绝,拿了支烟放在唇间吧唧着。(老舍《骆驼祥子》)

(34)后来我看见她拿了一本薄薄的书在看。(王小波《绿毛水怪》)

(35)她放下茗帚,从挂号室拿了那块“今日停诊,全天谢客”的木牌,挂在了大门外。(陈建功、赵大年《皇城根》)

(36)他又拿来了自己抄录的几个疑难病例,想留给金老过目,改日再前来请教。(陈建功、赵大年《皇城根》)

在连动结构中,“拿”还可以单独用,此时最容易被重新分析成处置式语法标记。例如:

(37)这里黛玉添了香,自己坐着,才要拿本书看,只听得园内的风。(《红楼梦》八十七回)

(38)众人便拿“兰哥得中,家道复兴”的话解了一番。(《红楼梦》一二〇回)

(39)翠缕便拿残水要泼,宝玉道:“站着,我趁势洗了就完了,省得又过去费。”

(《红楼梦》二十一回)

四 “看作”、“充当”类处置结构

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所指处的“把”的第二个主要用法是表示“认同”、“充当”关系。“拿”也发展出了这一用法,而且达到很高的语法化程度,不再能带趋向动词或者体标记这些动词特征。其中的“拿”都可以用“把”替换。这种结构的动词类型虽然有限,但是宾语名词的选择很自由,具有高度的能产性。例如:

(40)皆因你原是太太的亲戚,又拿我当个人,投奔了我来。(《红楼梦》六回)

(41)比不得你,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,夜里说了,早起就忘了。(《红楼梦》二十一回)

(42)我天天坐在井里,拿你当个细心人,所以我才偷个空儿。(《红楼梦》七十四回)

(43)他能拿我当强盗吗?这事我很放心。(《老残游记》七回)

(44)难道玉贤竟拿我当强盗待吗?(《老残游记》八回)

(45)吴二浪子直拿许亮当做个老土。(《老残游记》十九回)

(46)这简直是拿老头子当冤大脑袋!(老舍《骆驼祥子》)

(47)接受之后,你就完全不能再拿自己当个人。(老舍《骆驼祥子》)

(48)我的姐夫嫌你们没诚意,拿他当外人儿了。(王朔、冯小刚《编辑部的故事》)

(49)真拿我当神仙了,得!(王朔、冯小刚《编辑部的故事》)

(50)你拿我当土老帽儿?(陈建功、赵大年《皇城根》)

(51)我可告诉你,你小子别拿我这老丈人当冤大头。(郭宝昌《大宅门》)

最有启发性的是下面这个例子,前后两个小句的谓语都是“充当”类,一个用“把”,一个用“拿”。可见人们在这里把两个标记看作同样的东西。

(52)没人把我当一回事,想要有人拿我当回事,就得等待。(王小波《未来世界》)

“充当”类谓语一般是表达看法、态度的,及物性较低,还不是典型的“处置”。然而这类“拿”字结构还有一个重要的发展,“充当”类动词所带的宾语之后可以出现另一个动词,来表示具体的动作行为。其抽象格式为:

拿 + NP + V 充当 + NP + VP

这种用法就更接近典型的把字处置式。“拿”的这一用法的出现非常重要,可以以此为

突破点,逐步发展出典型的处置用法。例如:

(53)你们拿我作愚人待,什么事我不知。(《红楼梦》六十五回)

(54)这会子花了几个臭钱,你们哥儿俩拿着我们姐儿两个权当粉头来取乐儿,你们就打错了算盘了。(《红楼梦》六十五回)

(55)不知道的人,谁不拿你当作奶奶太太看?(《红楼梦》三十九回)

(56)可见世界上男子并不是个个人都是拿女儿家当粪土一般作践的。(《老残游记》十三回)

(57)因为平日没拿她当过女人看待。(老舍《骆驼祥子》)

(58)陈清扬说,在家里刚洗过澡,她拿我那件衣服当浴衣穿!(王小波《黄金时代》)

(59)就拿他当凤凰蛋捧着。(邓友梅《那五》)

(60)那五听了,眉开眼笑,拿真话当假话说。(邓友梅《那五》)

上述用例的加点动词(VP)除了表示态度、看法的“待”、“看”外,还可以是具体的动作行为,如“穿”、“捧”、“说”、“作践”。上面这组用例可以看作是这类“拿”字结构的扩展,应该算是比较地道的处置式了。

五 VO 熟语类处置结构

“拿”字处置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类型是,谓语动词为VO的熟语。该类“拿”字结构表达的是一种处置,但是既不能为“把”、“对”所替换,也不是“拿”的工具用法,自然也不能为工具格标记“用”所替换。值得注意的是,“拿”所引进的受事不能放到熟语的谓语动词之后。这类谓语虽然只限于熟语,但是成员数并不固定,范围相对比较开放,而且使用频率很高。其中的“拿”也高度语法化,失去了动词的主要特征,但有时候“拿”字仍然带体标记“着”。“拿”字结构这种独特的表达功能和结构,是它存在和发展下去的重要理由之一。例如:

(61)贾瑞心中便不自在起来,不好呵叱秦钟,却拿着香菱作法,反说他多事,着实抢白了几句。(《红楼梦》九回)

(62)人家赏脸不赏在人家,何苦来拿我们这些没要紧的垫喘儿呢。(《红楼梦》一一三回)

(63)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缘,你心里生气,来拿我煞性子。(《红楼梦》二十九回)

(64)你又拿我作情,倒说我小性儿,行动肯恼。(《红楼梦》二十二回)

(65)甬拿我爸我妈开涮呵,人这儿正愁着呢。(王朔、冯小刚《编辑部的故事》)

(66)我说这位同志,有话好说嘛,这是办公室,拿书煞什么气?(王朔、冯小刚《编辑部的故事》)

(67)老三,你又拿我穷开心是不是?(郭宝昌《大宅门》)

(68)你拿我打哈哈儿,我没那福气!(郭宝昌《大宅门》)

(69)您可别拿我离嘻!(邓友梅《那五》)

(70)刚才是哪小子嚷嚷?!拿我贝勒爷开涮?(郭宝昌《大宅门》)

(71)但现在孩子病了,她有气无处撒,又想反攻倒算,拿小林的老师做筏子,小林就有些不客气。(郭振云《一地鸡毛》)

(72)不仅不帮忙,反而拿他寻开心。(王小波《寻找无双》)

熟语性动词可以表示一种强烈的处置,比如在下面(73)例中,“拿”引出的“我的东西”指扇子,“开心”则指“撕”这一行为。

(73)宝玉赶上来,一把将他手里的扇子也夺了递与晴雯。晴雯接了,也撕了几半子,二人都大笑。麝月道:“这是怎么说,拿我的东西开心儿?”(《红楼梦》三十一回)

熟语性的谓语之后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动词,或者熟语自身就是一个纯动词的形式,这种“拿”字结构就更接近典型的处置式。例如:

(74)自己高谈阔论,任意挥霍洒落一阵,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乐,竟真是他嫖了男人,并非男人淫了他。(《红楼梦》六十五回)

(75)趁如今我不拿他们取乐作践准折,到那时白落个臭名,后悔不及。(《红楼梦》六十五回)

六 双宾类的处置式

本文的第二部分谈到“把”的一个用法是,所引进名词与动词后的名词具有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关系,整个处置式可以变换成双宾结构。“拿”也发展出这种处置用法,不过该用法的“拿”语法化程度较低,仍然保留着较强的动词性,可以带体标记或者趋向动词。后一种情况可以看作为连动式的处置结构。谓语动词限于“给予”意义的。下面分类举例说明。

A. 单纯的“拿”所引进的直接宾语结构。该结构中的“拿”一般都可以为“把”所替换。例如:

(76)周瑞家的忙起身,拿匣子与他,说送花儿一事。(《红楼梦》七回)

(77)也罢,拿我这个给他,算谢他的罢。(《红楼梦》二十七回)

(78)贾母令人另拿些肉果与他两个,又另外赏钱两串。(《红楼梦》二十二回)

(79)要是真拿那玉给他,那和尚有些古怪,倘或一给了他……(《红楼梦》一一七回)

(80)拿五两银子给门口儿那人。(郭宝昌《大宅门》)

B.“拿”带上体标记或者趋向动词,仍具有较强的动作性,可以看作为连动式的处置结构。例如:

(81)太太先拿出几两银子来打发了他们。(《红楼梦》八十五回)

(82)徐太太害怕,从酒柜里拿出一瓶“菊花白”给他。(陈建功、赵大年《皇城根》)

(83)你拿出个十万八万的给他,这官司也能了!(郭宝昌《大宅门》)

(84)香秀拿出一包大洋递给了岗兵:“给弟兄们分分!”(郭宝昌《大宅门》)

(85)您听我说,我是拿了几张方子给田木。(郭宝昌《大宅门》)

有时候的体标记“着”已经不表示动作的持续,“拿”的动作性也不高,可以看作为一种语法化程度比较高的格式。

(86)我就知道又干这些事!也不该拿着我的东西给那起混账人去。(《红楼梦》二十八回)

跟“充当”类“拿”字结构一样,这类结构中的“给予”动词所引出的间接宾语之后常出现另外一个动词,用以表示具体的动作行为,使得整个结构更具有“处置”的意味,因此也就更接近典型的处置式。其抽象格式为:

拿 + NP_{直接宾语} + V_{给予} + NP_{间接宾语} + VP

最后位置的VP不再限于“给与”类动词。例如:

(87)原还要把你妹妹们的新衣服拿两套给他妆裹。(《红楼梦》三十二回)

(88)昨日叫我拿出两套儿送你带去,或是送人,或是自己家里穿罢。(《红楼梦》四十二回)

(89)一时,雪雁拿过瓶子来给黛玉看。(《红楼梦》八十二回)

(90)我拿我的心给你瞧。(《红楼梦》八十二回)

(91)命他托察院只虚张声势警唬而已,又拿了三百银子与他去打点。(《红楼梦》六十八回)

(92)他就拿了一本什么书给抚台看。(《老残游记》十三回)

(93)她拿出工作证给我看,我没有在家里检查别人工作证的习惯。(蒋子龙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)

(94)她拿衣裳给那五换过。(邓友梅《那五》)

(95)你甭拿这话说给我听,许我说,就不许你说!(郭宝昌《大宅门》)

上述用例中的加点动词已经不局限于表示具体的“给予”动作,相应的“拿”也失去了动词性,更接近一个纯正的语法标记。比如例(95)的“拿这话说给我听”就是如此。“拿”的这种用法对它向典型的处置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,可以突破“给予”类谓语动词的限制而变成普通的处置结构。

七 比较类的处置式

“拿”还可以引出一个比较项,动词一般为“比”或者以它构成的复合词。该结构中的“拿”的语法化程度也比较高,一般不能再带趋向动词或者体标记。它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为“把”所替换。例如:

(96)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,原来也体丰怯热。(《红楼梦》三十回)

(97)我是新来的,又不会献殷勤儿,如何拿我比他?(《红楼梦》八十三回)

(98)可知这两件东西高雅,不怕羞臊的才拿他混比呢。(《红楼梦》五十一回)

(99)拿冬与夏相比,祥子总以为冬天更可怕。(老舍《骆驼祥子》)

(100)让会制度不同,假如拿美国的三十年代和现在中国做个对比,就很容易发现新的线索。(王小波《摆脱童稚状态》)

(101)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,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,现在正是中午。(王小波《工作与人生》)

(102)拿那“不懂事的东西”跟眼面前可她心的姐儿俩比,金秀、金枝不吭声,心里却越发别扭了。(陈建功、赵大年《皇城根》)

(103)你拿我的和他的一比,就知道成色差多少!(郭宝昌《大宅门》)

跟前面所讨论的“拿”字处置结构一样,“比”所带的宾语之后另外一个动词,该动词可以是其他类型的。这种用法对“拿”的发展同样具有意义,可以突破谓语动词类型的限制而演化成典型的处置结构。例如:

(104)别说多的,只拿前儿琪官的事比给你们听。(《红楼梦》三十四回)

(105)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,拿着我比戏子取笑。(《红楼梦》二十二回)

八 办法类的处置结构

上文的第二部分提到“把”字的一个用法是是否具有某种方法来处置所引进的对象。“拿”在这一点上与“把”的功能一致,通常表示缺乏某种方法(来处置所引进的对

象),一般不出现表处置的具体动词。这类的谓语结构只限于少数几个,如“没有办法”、“没辙儿”等,一般为否定或者疑问形式。该格式中的“拿”的语法化程度很高,不能再带动词特征的语法标记。这种用法在《红楼梦》和《老残游记》中尚没有见到,可见是近年来的发展。例如:

(106)大家都觉得蛇颈龙的脖子该是支着的,但你拿它又有何办法。(刘小波《白银时代》)

(107)就如蛇颈龙的脖子,但你拿我也没有办法。(刘小波《白银时代》)

(108)他们都知道,这老爷子从来是一言九鼎的,除非他自己改主意,否则谁也拿他没办法。(陈建功、赵大年《皇城根》)

(109)我真是拿你一点儿办法也没有!(郭宝昌《大宅门》)

(110)我也拿你没辙,你愿意住,那就住吧!(郭宝昌《大宅门》)

上面例子的谓语都是一个动宾结构的惯用语,但是也可以是一个纯粹的动词形式。例如:

(111)人都在烤着了,还能拿他怎么办?(王小波《文明与反讽》)

九 普通的处置结构

上面所讨论的“拿”字结构都属于特殊的“处置”类型,即非典型的处置用法。我们也发现“拿”具有跟普通的把字处置式几乎完全一样的用法,它不再带动词的语法特征,表示普通的处置。例如:

(112)小的实没有打他,为他不肯换酒,故拿酒泼地。((《红楼梦》八十六回)

(113)奶奶只管明日问我们奶奶和大爷去,若说不是赏的,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无怨。((《红楼梦》七十四回)

(114)你二哥哥天天在外头要账,料着京里的账已经去了几万银子,只好拿南边公分里银子和住房折变才够。((《红楼梦》一百回)

(115)你叫拿这金子变卖偿还。((《红楼梦》一〇七回)

(116)便拿这项银子都花在老太太身上,也是该当的。((《红楼梦》一一〇回)

(117)一时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。((《红楼梦》五十二回)

(118)一面便坐了,拿账翻给赵姨娘看,又念与他听。((《红楼梦》五十五回)

(119)可是对汽车一窍不通,人家拿她要笑着玩,像捉弄小孩子一样任意欺侮她。(蒋子龙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)

(120)她今天纯粹是拿他要着玩,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是永远得不到好处的。

(蒋子龙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)

(121)我劝诸位还是不要拿鸡蛋往石头上碰。(郭宝昌《大宅门》)

(122)虽然这两种态度互相矛盾,但咱们也不能拿脑袋往城墙上撞。(王小波《未来世界》)

(123)我是花钱没数,可也不能拿钱往水里扔!(郭宝昌《大宅门》)

上述用例中的“拿”字结构大都可以直接变换为把字结构:

拿酒泼地	→ 把酒泼地
拿这金子变卖偿还	→ 把这金子变卖偿还
拿南边公分里银子和住房折变	→ 把南边公分里银子和住房折变
拿这金子变卖偿还	→ 把这金子变卖偿还
拿账翻给赵姨娘看	→ 把账翻给赵姨娘看
拿鸡蛋往石头上碰	→ 把鸡蛋往石头上碰
拿脑袋往城墙上撞	→ 把脑袋往城墙上撞
拿钱往水里扔	→ 把钱往水里扔

十 “拿”所引进的无定宾语

第二部分谈到,“把”字处置式的两个主要语法特征之一为,所引进的受事名词必须是有定的。那么就现实情况来看,人们可以处置的对象既可以是有定的,也可以是无定的。在这一点上“拿”字处置结构正好与“把”字形成互补,所引进的受事名词大部分是无定的。比如第九部分中的一些用例中的“拿”所引进的名词就是无定的,如例(117)“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”,这是它不能转换为把字结构的原因。

当“拿”所引进的名词为无定时,它仍保留较强的动词性,常带体标记或者趋向动词。但这已经成了一个出现频率高、功能相当稳定的格式,因此可以看作“连动式的处置结构”。用发展的眼光来看,这很可能发展成高度能产的稳定语法格式,而且在功能上与把字结构形成互补。例如:

(124)说着李纨早命拿了一个大狼皮褥来铺在当中。(《红楼梦》五十回)

(125)紫鹃拿了一件外罩换上。(《红楼梦》九十一回)

(126)小厮不敢怠慢,去了一刻,便拿了一张红纸来与贾珍。(《红楼梦》十三回)

(127)他就拿了个汗巾子拦腰系上,和丫头们在后院子扑雪人儿去。(《红楼梦》三十一回)